

心跳曼哈顿

(美)杰夫里·迪弗著 兰尼译

Manhattan Is My Beat JEFFERY DEAVER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心跳曼哈顿

Manhattan is My Beat

(美) 杰夫里·迪弗 著

兰尼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MANHATTAN IS MY BEAT
by JEFFERY DEAVER
Copyright © 2000 by Jeffery Deav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BANTAM DELL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跳曼哈顿 / (美) 迪弗著; 兰尼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33-1717-7

I. ①心… II. ①迪… ②兰…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9372 号



心跳曼哈顿

(美) 杰夫里·迪弗 著; 兰尼 译

责任编辑: 邹 璠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46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一版 2015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717-7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在仙境：

无人老去，无人日渐虔敬或伤悲

无人老去，无人习得狡黠或智慧

无人老去，无人口齿刻薄

——威廉·巴特勒·叶芝

第一章

他相信自己很安全。

这是近六个月中的第一次。

有了两个身份及三处住所后，他终于相信自己安全了。

一丝古怪的情绪涌上心头——舒适，他最终找到了答案，对，就是舒适。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如今他正坐在圣路易斯一家中等旅馆的床上，眺望着河边那奇怪的银色拱门，呼吸着中西部的春天气息。

电视机里在播放一部老片子。他最爱老片子了。片名叫《历劫佳人》^①，由奥森·威尔斯导演，查尔顿·赫斯顿在片中饰演了一个墨西哥人。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像墨西哥人，不过话说回来，他似乎也不怎么像摩西^②。

^① *Touch of Evil*, 美国惊悚电影，一九五八年上映。

^② 查尔顿·赫斯顿的代表作是《十诫》，他在片中饰演摩西。

想到这儿，阿诺德·吉特尔曼独自大笑了起来。他把这个笑话告诉了坐在旁边的一个人。这人正阴沉着脸看《枪支弹药》杂志，他瞥了一眼电视屏幕。“墨西哥人？”他问，接着朝屏幕瞪了一会儿，“噢。”他继续看起了杂志。

吉特尔曼往床上一躺。每当脑子里蹦出好笑的念头时他都会很开心，就比如这个对赫斯顿的评价。无聊的想法，毫无意义。他觉得自己得想想园艺活儿，想想怎么油漆草坪上的桌椅，或者考虑带自己的孙子去看场球赛。抑或是考虑一下带着女儿和女婿去他妻子的坟墓——在过去的六个月中，那是他最害怕去的地方。

“那么，”那个阴沉着脸的男人放下杂志，抬头说道，“吃什么？今晚去熟食店吗？”

吉特尔曼自圣诞节以来瘦了三十磅，目前体重已经降至两百零四磅。他说：“好啊，这主意不错。就去熟食店。”

他是真的认为这主意不错，他已经很久没这么期待吃东西了。一份巨型三明治，还有五香熏牛肉。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芥末、黑麦面包，再加一份腌菜。

“不要，”另一个人说道，他正从卫生间走出来，“比萨。我们去吃比萨。”

总是在看枪械杂志的阴郁男子，以及喊着要吃比萨的男子，他们都是联邦法警。他们俩都很年轻，总是板着面孔，脾气很臭，还总穿着不合身的廉价西装。但吉特尔曼知道，这才是最适合保护自己的人。另外，吉特尔曼自身的苦难经历让他意识到，撇开外表的话，他们俩算是很正派、很聪明的了——至少有那种街头小聪明。这在生活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过去的五个月中，吉特尔曼一直很喜欢他们。而且，他家人不在

身边，于是他非正式地“收养”了他们俩。他分别喊他们大儿子和二儿子。当他把这想法告诉他们俩时，他们似乎无法理解，却也显得很开心。他们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之前保护的全是人渣，而吉特爾曼自己也很清楚，他不是。

看枪械杂志的是大儿子——坚持要去熟食店吃饭的那个——他稍微胖些。二儿子再次嘟哝着要吃比萨。

“想都别想了，我们昨天就吃的比萨。”

无可辩驳。于是就吃五香熏牛肉和卷心菜沙拉。

很好。

“记得要黑麦面包，”吉特爾曼说，“对了，还有腌菜，别忘了要腌菜。”

“他们本来就配腌菜的。”

“那就再加一份腌菜。”

“嘿，想要就加吧，阿尼^①。”大儿子说。

二儿子开始对着别在胸前的麦克风讲话，上面有一根电线，连到别在皮带上的摩托罗拉对讲机上，旁边还别着一把大手枪。也许他同伴刚才在看的杂志里还有它的详细介绍。他对着队伍里的第三个法警说道：“我是萨尔，我要出来了。”那人这会儿正坐在走廊的电梯旁。

“好的，”一个平静的声音传来，“这就让电梯上来。”

“你要啤酒吗，阿尼？”

“不要。”吉特爾曼坚定地说。

二儿子好奇地看着他。

“来两瓶该死的啤酒。”

①阿诺德的昵称。

这位法警露出一丝微笑，这是吉特尔曼能从他刻板的面容上看到的最为幽默的表情。

“好样的。”大儿子说。自从这两位法警跟着他以后，他整个生活都被照亮了，一下子快乐、轻松了许多。

“你不喜欢黑啤，对吧？”他的同伴问道。

“不是太喜欢。”吉特尔曼回答。

“真搞不懂，黑啤是怎么酿制出来的？”大儿子说道。他还在研究那本已经被翻烂的杂志。吉特尔曼看了一眼，那是一把手枪，跟黑啤一样黑，而且看上去比他两个儿子佩戴的枪要危险得多。

“酿制？”吉特尔曼心不在焉地问。他不知道答案。他只了解金钱，以及怎么样才能将它们藏好。他了解电影和赛马，还有他的孙子孙女。他经常喝啤酒，可完全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也许他可以把这作为另一项兴趣爱好——除了之前说的园艺之外。家庭作坊。他五十六岁，就金融和会计行业来说，这个年龄离退休还早着呢——可自从经历了诈骗和贿赂罪的庭审后，他绝对得下岗了。

“安全了。”无线电里传出一个来自走廊的声音。

二儿子消失在了门后。

吉特尔曼继续躺在床上看电影。现在屏幕里是珍妮特·李，他一直对她很着迷。他至今还在气恼着，希区柯克居然在她洗澡的时候把她给杀了^①。他一向喜欢短发女子。

闻着春天的气息。

想着三明治。

黑麦面包上的熏牛肉。

^①电影《精神病患者》中的场景。

还有腌菜。

感到安全。

这些联邦法警干得真漂亮——他想到——使得自己能像现在这样过日子。房间的两边各有一扇通向隔壁的门，目前都用门闩给锁住了，隔壁两间都没人住。事实上，美国政府把这三个房间都租了下来。整个走廊由电梯旁的法警把守。如果有狙击手想要射杀我，那么他能找到的最近狙击点在两英里开外，也就是说在密西西比河对岸。大儿子——《枪支弹药》的忠实订阅者——告诉过他，枪法这么好的人，全宇宙都找不到。

他感到舒适极了。

明天他就上路去加利福尼亚，带着新的身份。他会做几个整形手术，一切都很安全。那些想要杀他的人，最终会将他淡忘。

尽情放松。

他让自己沉醉在摩西和珍妮特·李的电影之中。

这真是一部很棒的电影。开场就是一个人人在定时器上设了三分二十秒，接着安到了一枚炸弹上。威尔斯足足拍了三分二十秒，直到炸弹引爆，掀开了整个故事。

说到设置悬念。

说到——

等等……那是什么？

吉特曼瞥了一眼窗户，身体稍稍坐了起来。

窗户外面是……是什么？

看起来像是某种小盒子。它就在窗沿上，还连着一根细线，细线一直往上，超出了他的视线。似乎是楼上有人把它从上面吊下来的。

因为这部电影——开场那一幕——他的第一反应认为这是个炸弹。

但现在，当他再往前一看，不，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照相机，一个微型摄像机。

他立刻翻下床，走到窗边，近距离端详这个小盒子。

是的，就是一个摄像机。

“阿尼，你知道规矩的。”大儿子说道。他很胖，因此会出很多汗。

现在他就在出汗，他边擦脸边说：“别靠近窗户。”

“但是……那是什么？”吉特尔曼指着它问。

这位法警把杂志扔到了地上，站起身来走到窗户前。

“是摄像机吗？”吉特尔曼问。

“嗯，看起来很像。对，确实是一台摄像机。”

“这是……但这不是你们的，对吗？”

“不是，”法警皱眉嘀咕道，“我们没在外面安排监控。”

他看了一眼在上方消失的细线，似乎是一直通向楼上的房间。他继续往上看，目光停在了天花板上。

“糟了！”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拿对讲机。

从消音机枪里发出的第一波子弹撕裂了天花板上的石膏，射穿了大儿子的身体。他就像一个跳着舞的木偶，跌到了地上，肢体残破，鲜血淋漓，颤抖着死去。

“不！”吉特尔曼大喊着，“上帝啊，不！”

他飞奔到电话前，一排子弹跟在他身后；楼上的杀手看着摄像机拍下的图像，很清楚吉特尔曼在哪儿。

吉特尔曼将身体紧紧地贴在了墙边。杀手又开了一枪，非常接近了。接着又是两枪，离他有几英寸远。感觉这是在捉弄他。没人能听到枪声，只有石膏和木材破裂的声音。

当他朝卫生间躲闪的时候，更多的子弹打了出来，他的身边布满

了房屋碎片。接着射击停止了，他祈祷杀手已经放弃并逃走，结果发现他是去找电话的位置了——这样吉特尔曼就没办法打电话求助了。两发子弹射穿了天花板，打到了米色的电话机上，将它打成了碎片。

“救命啊！”他大喊着，恐惧让他反胃。可是，显然，两边的房间都没人——不久前这还是件让人舒心的事，可现在却变得如此骇人。

恐惧的眼泪在他眼眶中打转……

他转身到墙角，把灯撞翻，让整个屋子暗下来。

更多的子弹射了下来，离他很近，在测试他的位置。楼上的枪手也在看着自己的电视屏幕，就像吉特尔曼几分钟前在看查尔顿·赫斯顿一样。

做点儿什么啊，吉特尔曼冲着自己发火，赶紧的！

他又慢慢地向前移到电视机那儿，推着下面的滚轮支架一直冲到窗边。电视机重重地撞在了窗玻璃上，把它砸碎，并且挡住了摄像机拍摄的镜头。

又有几发子弹打了下来，但是现在枪手什么都看不到了。

“救命啊，”吉特尔曼静静地祈祷着，“请救救我吧。”

他紧贴着墙壁一直走到了门口。他恐慌地颤抖着，在锁链和门闩处乱摸了一气。他肯定杀手就在他正上方，正在瞄准，就要开枪了。

可是什么动静都没有。他快速把门打开，闪进了走廊。他喊着电梯旁的法警——不是他的两个儿子之一，而是一位叫吉布森的警官。“他在不停地射击——楼上有个持枪男子！你——”

吉特尔曼没有说下去。吉布森面朝下躺在了走廊的尽头，头部周围全是血。又是一具木偶——这次是切断了线的。

“噢，不！”他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准备掉头往回跑。

他停住了，看着一幕无法回避的景象。

一位很帅的男子，深色皮肤，穿着一套合身的西装，站在走廊中间。他一只手拿着宝丽来相机，另一只手拿着一把装着消音器的手枪。

“你是吉特尔曼，对吗？”男子问道。他的口气十分礼貌，就像仅仅是因为好奇而问的。

吉特尔曼不知道该如何应答。但是男子眯眼一看就点了点头。“嗯，我确信你就是。”

“但是……”吉特尔曼看了一眼自己的房间。

“噢，我的同伴没打算把你结果在房间里，只是在逗你玩呢。我们得把你逼出房间，并确认把你杀掉。”他微微地耸了下肩，对着相机镜头点了点头。“你知道，因为付钱让我们干掉你的人想要最终的证明。”

接着他朝吉特尔曼的胸口连开了三枪。

旅馆的走廊本来有一股来沙尔消毒剂的味道，现在多出了一股火药味。哈尔特把消音器拧下来扔了，接着把瓦尔特手枪放进了口袋里。他瞥了一眼正在成像的宝丽来照片，上面是一个死人。他把照片塞进了刚才放手枪的那个口袋里。

他从腰上取下自己的对讲机——跟那些法警们的不一样，这款要贵多了，配备了三层加密的干扰码——开始对着楼上的伙伴赞恩讲话，那家伙对自动武器已经精通到家了。“他死了，我拍了照，我们走吧。”

“我来了。”赞恩答道。

哈尔特看了一眼手表。如果那个去买饭的法警是步行过去的

话——他多半会选择步行，因为这会儿已经是用餐高峰期了——他应该会在六到七分钟之后回来。这些是他走去离旅馆最近的饭店、点单、再走回来的所有时间。他显然没去旅馆内的餐厅，不然他们会叫客房服务的。

哈尔特慢慢往下走了四层楼梯，融入了室外那温暖的春日暮色之中。他注意观察了一下街道，几乎是空无一人。没有警笛声，也没有静静闪烁着的警灯。

他的耳机里有动静。哈尔特的同伴说：“我在车里。三十分钟内回到希尔顿。”

“那待会儿见。”

哈尔特钻进他们租来的第二辆车，驶出市中心，来到了宜人的西郊大学城。

他把车停在了一辆红褐色的林肯大陆^①旁。

一架飞机正从头顶呼啸而过，驶往兰伯特机场。

哈尔特从车里走了出来，坐到了林肯车里。他坐在后排，望着司机，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口袋里那支没装消音器的手枪。同样坐在后面的还有一个双下巴的肥胖男人，看着大概有六十多岁。他眼睛直盯着前排座位，微微点了点头，意思是：司机没问题，你放心吧。

哈尔特不在乎那男人的眼神，他自始至终都很警惕。不管是在新泽西纽瓦克市犯罪率最高的地区当警察，还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参军，抑或是在扎伊尔和缅甸做雇佣军，他一直没放松过警惕。他相信人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对司机有了自己的评价之后，他把握住枪的手从口袋里拿了出来。

^①一九三九年的豪华车型，被称为福特汽车公司的传世佳作。

旁边的胖男人操着中西部口音，平静地说：“目前新闻里没有任何报道。”

“会有的。”哈尔特向他保证。他都用宝丽来拍下来了。

那男人摇了摇头。“全都是为了钱。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而这一切居然是为了钱。”他说话的口气就跟真的很不解似的。哈尔特知道宝丽来永远不可能拍出血液的真实颜色，相片上的永远会深一些。

“这些事会困扰到你吗，”那人问哈尔特，“杀掉无辜的人？”

哈尔特什么都没回答。无辜或有罪，过错或宽恕，这些都对他毫无意义。

不过，似乎这男人也不需要答案。

“给。”男人把一个信封递给了他。哈尔特已经收到过无数个这样的信封了，在他看来，这就像一块木头。他没有打开看，直接放进了口袋。没人敢欺骗他。

“另外一个你想做掉的人呢？”哈尔特问。

那人摇摇头。“躲起来了，在曼哈顿的某处。目前还不确定到底在哪儿，但我们很快就会找到的。你对这活儿有兴趣？”

“在纽约？”哈尔特思索着说道，“那代价会大些。那里压力更大，而且更复杂。我们得安排好后援，或许得把它伪装成一场意外，或者至少得找个替罪羊。”

“无所谓啦，”那男人无精打采地说，显然他对哈尔特的周密计划完全不感兴趣，“你要多少钱？”

“翻倍。”哈尔特把手放在胸口的口袋上，里面放着刚收到的钱。

灰色的眉毛往上一扬。“那花费出去的成本都由你出？包括后援还有设备？”

哈尔特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请后援的话，再加个百分之十？”

“我没问题。”那人说。

他们握手成交，接着哈尔特回到了自己的车里。

他用对讲机联系了赞恩。“我们又有活儿了，这次是在自家后院。”

第二章

鲁伊被喊去拿一盒录影带。以此为起点，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和老板因为这盒录影带争论了半天。托尼是格林尼治村第八街上华盛顿广场音像店的经理，而鲁伊是这里的店员。噢，她居然跟他吵了一架。

她一边倒带，一边啪的一声打开录像机，接着盯着面前这位留着胡子的肥胖男人。“想都别想，没门儿。”她提醒他。当初雇她的时候他们俩是达成协议的，她完全不需要去拿或者送录影带。

“所以，”她说，“你瞧。”

斑驳而又浓密的眉毛下，托尼的眼睛正凝视着她。出于某些原因，他决定要理性地跟她谈论这件事。他解释说弗兰基·格里克和艾迪正忙着检修显示器什么的——尽管她觉得他们俩八成是在想方设法混进帕拉蒂姆剧院去看今晚的演出——所以她得替他们去拿录影带。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必须这么做，托尼。我是说，我完全不明白‘必须’这两个字从哪儿来的。”

就在这一刻，他改变了主意，不再想保持理性。“好了，我告诉你它是怎么来的，鲁伊。因为我他妈的告诉你要这么做——你知道，作为你的老板。再说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去拿一趟而已。”

“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你整个生命都是在浪费时间，鲁伊。”

“你瞧——”她开始变得不耐烦，继续在那里争论，直到他说：“你这么危险，亲爱的。动动你的屁股。就现在。”

她仍旧不依不饶。“这可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她天生不会很快屈服，可她发现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在他爆发之前，她识趣地站了起来，说：“噢，你就不能冷静点吗，托尼？”这种火爆又顽皮的处事作风迟早会让她丢掉饭碗的，只是目前还没有罢了。

于是他看着一张收据说：“天哪，你要去的地方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B街。那人叫罗伯特·凯利。”

噢，鲁伊心想，是凯利先生？那就不一样了。

她带上收据，拎着之前在百老汇附近一家二手商店买的复古豹纹皮包，推门走了出去。她吸着早春冰冷的空气，说：“好吧，好吧，我这就去。”口气足以告诉托尼，这下他可欠了她一个人情。鲁伊活了二十岁，她很清楚，如果想要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那么她得收集尽可能多的人情债。

鲁伊身高五英尺二英寸，体重一百磅。今天她穿着黑色弹力裤，上身是一件黑色T恤，外面套了件白色细条纹的箭牌男式衬衫——她